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魔法鹅卵石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文心出版社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魔法鹅卵石

文心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法鹅卵石 / 马国兴, 王彦艳主编. — 郑州 :
文心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510 - 1140 - 2

I. ①魔… II. ①马… ②王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13444 号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960 毫米 1 / 16

印张:12

字数:150 千字

印数:1 - 5 000 册

版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510 - 1140 - 2

定价:22.60 元



目录

Contents

- 花儿与少年 / 梁晓声 001
- 康熙字典 / 梁晓声 005
- 卫生王子 / 刘心武 010
- 真爱 / 聂鑫森 013
- 母亲和树 / 张亚凌 017
- 母亲与花草 / 张亚凌 020
- 榜样 / 秦俑 023
- 传递 / 陆樱 025
- 戴墨镜的书法家 / 陈亦权 028
- 蒲公英花开 / 沈宏 031
- 游戏 / 陈毓 035
- 名师 / 郑俊甫 038
- 一次简单的测试 / 郑俊甫 041
- 每个人都幸福 / 戴希 043
- 十六岁意味着什么 / 艾苓 046
- 我十五岁那年 / 艾苓 049
- 教授的青花瓷瓶 / 邵火焰 053
- 最美丽的语言 / 侯发山 055



- 撒手铜 / 范子平 058
- 女儿的班主任 / 范子平 061
- 蝉声 / 歪竹 064
- 种桃 / 张爱国 067
- 青春里漏掉的一课 / 沈嘉柯 070
- 十六岁的慢跑鞋 / 沈嘉柯 074
- 经历 / 津子围 076
- 寻找 / 喊雷 079
- 妄下的断言 / 苏丽梅 082
- 井不自知水多少 / 金昌 085
- 北京的京 / 金昌 088
- 请求支援 / 周海亮 091
- 青岛啊,青岛 / 刘兆亮 094
- 探花郎的后代 / 江岸 098
- 花喜鹊 / 江岸 101
- 名师 / 天空的天 104
- 特别的祝福语 / 王琼华 108
- 冬生的夏天 / 朱道能 111
- 守望 / 符浩勇 115
- 酸豆 / 符浩勇 118
- 生活中有时需要演戏 / 远山 121
- 小学校 / 陈武 125
- 马然的理想 / 田洪波 128
- 贵人 / 白文岭 131
- 熟悉 / 饶建中 134
- 魔法鹅卵石 / 武鸣 137



- 我想上学 / 秦小卓 139
- 一包红稗子 / 马卫 142
- 为老师买盐 / 李立泰 144
- 桥墩 / 万芊 147
- 一件呢大衣 / 万芊 150
- 最高学位 / 王海椿 154
- 远山的大学 / 赖全平 157
- 去古风中学怎么走 / 郭新国 161
- 我儿子是北大生 / 刘东伟 165
- 向一只伟大的知了致敬 / 宁柏 169
- 温暖的风 / 戚富岗 173
- 蚂蚁搬家 / 刘正权 176
- 疏忽 / 刘政权 179
- 全家福 / 朱耀华 181



花儿与少年

○梁晓声

有一个少年，刚上小学六年级，班主任老师多次对他妈妈说：“做好思想准备吧，你儿子考上中学的希望不大，即使是一所最普通的中学。”

同学们也都这么认为，疏远他不说，还给他起了个绰号——“逃学鬼”。

是的，他经常逃学。

他逃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最主要的是贫穷。贫穷使他交不起学费，买不起新书包。都六年级了，他背的还是一年级时的书包。那书包太小了，而且像他的衣服一样，补了好几块补丁。这使他自惭形秽，内心极其敏感。往往是，其实并没有谁成心伤害他，他却已经因为别人的某句话、某个眼神或某种举动而表现得像遭了暗算似的。

妈妈不止一次地指出：“家里明明穷，你还爱面子！早知道你打小就活得这么不开心，不如当初不生你。”

老师当着他的面在班上说：“有的同学，居然在作文中表示对于别人穿的新鞋子如何如何羡慕。知道这暴露了什么思想吗？”

一片肃静中，他低下了头。他那从破鞋子里戳出来的肮脏的脚趾，顿时模糊不清……



妈妈的话令他产生负罪感。

老师的话令他反感。

于是，他曾打算以死来向妈妈赎罪。

于是，他敌视老师，敌视同学，敌视学校。

某日，他正茫然地走在远离学校的地方时，两个大人迎面过来。他们是一对新婚夫妻，正在度蜜月。

那男人说：“咦，这孩子像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！”

他欲跑，手腕已被拽住。他认出对方是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，姓刘。刘老师组织过小记者协会，他曾是小记者协会的一员……

刘老师向新婚妻子郑重地介绍了他。刘老师温和地说：“我代表我和我妻子，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逛公园。怎么样，肯给老师个面子吗？”

他摇头，挣扎，没挣脱，不知怎的，居然又点了点头……

在公园里，小学六年级学生的顺从，让他得到了一支奶油冰棒作为奖品。虽然刘老师为自己和妻子也各买了一支，但他还是愿意相信是得到了奖励。

三人坐在林间长椅上吮奶油冰棒。对面是公园的一面铁栅栏，几乎被爬山虎的藤叶完全覆盖住了。在稠密的鳞片似的绿叶之间，喇叭花争先恐后，开得热闹。

刘老师说：“记得你当小记者时，写过两篇不错的报道。”

他很久没听到过称赞的话了，差点儿哭了，低下头去。

待他吃完冰棒，刘老师说：“老师想知道喇叭花是花骨朵儿的时候，究竟是什么样的，你能替老师去仔细看看吗？”

他困惑，然而跑过去了。片刻，他回来告诉老师，所有的花骨朵儿都像被扭了一下，必须反着那股劲儿，才能开成花朵。

刘老师笑了，夸他观察得很仔细，说喇叭花骨朵儿那种扭着股劲



儿的状态,是在开放前自我保护的本能。每一朵花,都只能开放一次。为了唯一的一次开放,自我保护是合乎植物生长规律的。他说花瓣儿越多的花,花骨朵儿越大,也越硬实,是一瓣包一瓣,一层包一层的。所以,越大越硬的花骨朵儿,开放的过程越给人以特别紧张的印象。若将人与花比,人太幸运了。花儿开好开坏,只能一次。人这一朵花,一生却可以开放许多次。前一两次开得不好不要紧,只要不放弃开好的愿望,一生怎么也会开好一次的。

刘老师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,家贫,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,是一边放猪一边自学才考上中学的。

一联系到人,他就听出,教诲开始了。他却没太反感。因为刘老师那样的教诲,他此前从未听到过。

刘老师话锋一转,说星期一要到他的班里去讲一讲怎样写好作文。

他小声说,自己决定不上学了。

老师问:“能不能为老师再上一天?明天你可以不去学校,在家写作文吧,关于喇叭花的。如果家长问你为什么不上学,你就说在家写作文,是老师给你的任务。”

他听到刘老师的妻子悄语:“你不可以这样。”

他听到刘老师说:“可以。”

刘老师说:“我星期一第三节课到你们班去。希望你在第二节课前把作文交给我,老师需要有一篇作文可以分析、点评。”

老师那么诚恳地请求一名学生,不管怎样,都是难以拒绝的啊!

他从没那么认真地写过一篇作文。

星期一,他鼓足勇气,迈入学校的门。在第一节课前,他就将作文交给了刘老师。

他为作文起了个很好的题目——《花儿与少年》。他写到了人生



中的几次开放——刚诞生，发出第一声啼哭是开放；咿呀学语是开放；入小学，成为学生的第一天是开放；每年顺利升级是开放；获得第一张奖状更是心花怒放……

他写道：每一个花骨朵儿都是想要开放的，每一个小学生都是有荣誉感的。如果一个学生像开不成花的花骨朵儿，那么，给他一点儿表扬吧。对于他，那等于水分和阳光啊！

刘老师读这篇作文时，教室里异乎寻常地肃静。

后来，他考上了中学；再后来，考上大学；再再后来，成为大学教授，教古典诗词，讲起词语与花，一往情深……

他是我的友人，一个温良宽厚之人。

那位刘老师，成为我心目中的马卡连柯。



康熙字典

○梁晓声

集市，即便在小镇，也还是热闹的。

少年面前的地上铺一张白纸，特白，闪着好纸的光芒。那是旧挂历的一页，是少年在集市上花一角钱买的——他自然舍不得花一角钱买，但馄饨铺的老板娘无论如何不肯白给他。

少年早上没吃饭就出了家门，走了二十几里才来到镇上。每逢集日，有私家小面包车往返于村镇之间，搭车却需花钱，两元。他是绝对舍不得就那么花掉两元钱的。

“都是去年的挂历了，你就扯一张给我，也不是什么损失。”

少年当时正在那铺子里吃馄饨，他锲而不舍地请求。

老板娘不为所动，一边忙一边说：“不是什么损失？损失大了！你看那明星，结婚了，息影了。息影，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就是再也看不到她演的影视剧了！一册挂历上全是她一个人，有收藏价值的。扯一张给你，不完整了。不完整了还有屁价值！”

少年一心想要那么大一页纸，无奈，只得以一角钱买了一页。老板娘从挂历上扯下那一页时，表现出十分不情愿的样子，仿佛真吃了极大的亏。

现在午后三点多了，集市的热闹像戏剧的高潮过去了一般退去



了。少年仍蹲在那页白纸旁。白纸正中，摆着一部纸页破损的、颜色像陈年谷子似的字典。1949年后，全中国再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过那种字典。它已没了原先的封皮，后贴上去的封皮上写着“康熙字典”。笔迹工整又拘束，是少年写上去的。这少年虽是农家孩子，竟凭着刻苦学习的一股韧劲考上了县重点中学。

在他的左边，是卖肉的摊位，从上午到此刻，买肉的人络绎不绝，卖肉的汉子忙得不亦乐乎。右边，是卖油饼的，生意也不错。农村人一年四季自家是炸不了几次油饼的，跟着大人们赶集的小孩子，十之八九要央求大人给买了吃。城乡差别，至今仍明明白白地体现在生活的细微处。而且，越是体现在细微处，越使农村的少男少女们做梦都想成为城里人。

这少年也有那样的梦。

真的梦是无逻辑的，人生的梦却须循着某种规律。

少年已经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，到九月份，就是高中生了。那是他实现自己人生之梦的关键一步。他面临两种选择——要么住校，而那是他的家庭负担不起的；要么，买一辆自行车，哪怕是旧的，他便可以骑着自行车上高中了，尽管这样有些辛苦，却总归能圆梦。他在镇里一家旧货店相中一辆状况还算好的、半新半旧的自行车，是本省造的名牌，才卖八十元……

然而要拥有那辆自行车，他得先卖掉这部《康熙字典》。他父亲病故了，母亲已去南方打工，在某宾馆干最脏最累的活，一年挣不了几个钱。农村的家里，就这少年和奶奶朝夕相伴了。奶奶是绝对没钱给他买自行车的；写信向妈妈要吧，他清楚妈妈挣点儿钱是多么辛苦，不忍。并且他也清楚，妈妈正省吃俭用地攒钱，以备他将来考上大学的花费。

“孙子呀，明天是大集，你去把这个卖了吧，兴许碰上喜欢的，能



卖几十元钱……”

头天晚上,奶奶从箱子底翻出了《康熙字典》。于是,今天他蹲在卖肉摊和炸油条摊之间了。两个摊位相隔不过二尺左右,他是硬挤在那儿的。蹲在那儿的他、那页旧挂历纸以及纸上的《康熙字典》,太不显眼了,一直也没人在他面前蹲下。是的,他的腿都蹲麻了,越来越没有耐心,也越来越失去信心……

集市渐渐冷清,卖肉的和炸油条的,在他的巴望之下先后离去了。他和那页旧挂历纸的存在,终于算是比较显眼了。炸油条的摊位那儿,留下了几块烧过的炭,他捡起一块,在纸上写出一个大大的“卖”字。那是自打他上学以来写的最大的字。

终于,有一个男人在他面前蹲下了。

天已傍晚。

“哪儿来的?”

“爸爸辈传的。”

“有点儿意思。”

“字典有什么意思不意思的,是有收藏价值!”

“多少钱卖?”

“六十。”

“三十!”

“六十,不二价,少一分免谈!”

少年一心想着那辆旧自行车,像他那些早恋的男同学,心里只装得下某个女生,为了对她表示忠诚,绝不肯做她不高兴的事。他早已靠卖废品存下了二十元,字典卖的钱少了就买不成那辆自行车了。

又有四个人围住了少年。其中一人三十六七岁,隔街走过来时,左腿一瘸一拐的。他对字典的兴趣挺大,拿在手中翻看良久。少年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,因为他看上去是四个人中较有文化的一个。



不料偏偏他说：“这字典其实没什么收藏价值，不过是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字典而已，至今民间仍多的是。而且，显然做了手脚，把最后一页撕掉了，最后一页肯定印着出版年份什么的……”

“没做手脚！”

少年愤怒了。他确实撕掉了最后一页，但不是为了骗人，而是由于最后一页太破了……

少年的辩解已经无济于事。他用半页挂历纸包起字典离开小镇时，天已黑下来。

“那孩子，请过来，帮帮我！”

半路，有个人坐在路边向他求助。他听出是那个坏了他事的男人的声音。他看都不看一眼，昂着头，故意放慢脚步从那人身旁走过去。

“孩子，我坐在这儿多危险啊……”

少年尽管恨他，但还是站住了。接着，转身走向了那人。原来那人的左腿有半截是假肢。他因为躲一辆卡车而摔倒，假肢的关节处摔坏了，站都站不起来。他的处境无疑很危险，路那么窄，两车交错时，不被压到才怪呢！

他是县重点中学的一位老师，教数学。开学后，任班主任的他手持名册点名时，意外地看到那卖《康熙字典》的少年应声站起，他顿时愕然……

下课后，老师将他引到无人处，说：“那天我是要回农村父母家。谢谢你帮我！”

学生说：“不用谢，我应该的。”

“字典卖掉了吗？”

学生摇头。

“我收回我的话，因为老师说得不不对，那本字典其实很有收藏价



值……”

学生的目光望向别处，不言语。

“卖给我吧，我出二百元。”

“我不能和老师做交易！”

学生说罢，转身跑了。

过了几天，老师旧话重提，学生还是说不能和老师做交易。

“老师跟你说过几次了，你都不给老师一点儿面子吗？你本来就是想卖的，不是吗？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应该由知道它价值的人来收藏，对不对？”

最后一次，老师有些生气了。

于是，老师得到了《康熙字典》，学生得到了一辆自行车，新的。

三年弹指一挥间，那一届高中生毕业了，那个学生考上了上海交大。而那一个班的学生，毕业前送给老师一个纪念瓶，内装四十八名学生写的字条，每一张字条上都写着学生对老师的祝福。

那位老师，每当心情不佳时，就会从瓶中取出一张字条展开来看。看过，心情往往会好点儿。

有一天，他又从瓶中取出一张字条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“老师，我明白您为什么非要买我那本《康熙字典》，也明白了某些东西的真正价值是什么。”

那位老师的眼睛就湿了。



卫生王子

○刘心武

鞠老师教他们班,常强调学习代数几何的重要意义之一,是训练逻辑思维的能力。一次她发挥这意思时随口说道:“我们的日常生活,都是在一定的逻辑关系里,比如,灶台上不能摆花盆,厕所里不能住人……”没想到说出这句话以后,班上许多同学都情不自禁地扭动脖颈,朝王立民那里望去。王立民虽然望着鞠老师,可表情相当蹊跷……鞠老师莫名其妙,但也没有深究,顿了一下,就继续讲课。

鞠老师没当班主任,因此对班上同学的情况不怎么清楚。一次下课在走廊上,她听见有同学朝王立民喊外号“卫生王子”,觉得很刺耳。“王子”嘛,平心而论,王立民还真长得有些白马王子的味道。鞠老师模模糊糊知道他是个借读生,父母都是外地来京的农民工。按说从穷乡僻壤来的孩子,该长得像个土疙瘩,但王立民却不仅身材颀长,脸庞还挺秀气,最奇怪的是鼻梁高高的,眼窝深深的……鞠老师暗想,王立民的家乡,也许很久以前,有欧洲罗马军团的散兵败将流落到那儿,定居下来,与当地人通婚。王立民的遗传基因里,说不定有欧洲人种的成分……但这些顽皮的同班男生,偏在“王子”前头冠以“卫生”两个字,真是岂有此理!一阵胡思乱想,也就穿过走廊回到教研室,坐回自己办公桌边,思绪转到下堂课怎么教上。



那天是个星期天，鞠老师骑自行车去串了个门，回家的路上，有点内急，就停在了街边一个公共卫生间外面，锁好了车，往女厕所那边去，忽见女厕所门外支了个黄塑料的“暂停使用”的牌子，未免不快。正犹豫时，在里面打扫完卫生的人拿着拖把走了出来。呀，怎么会是王立民？鞠老师不禁问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王立民说：“我妈病了。”“你妈病了你怎么还在这儿义务劳动？”鞠老师知道他们班班主任常组织同学参加公益活动，还学美国中学，根据参加的次数和表现给评分……王立民收起“暂停使用”牌，鞠老师进去方便完了，出来看见王立民又拿着大扫帚在打扫公厕门外的地面。王立民暂停打扫，朝鞠老师微微一笑。鞠老师问：“你妈去医院了吗？要紧不要紧？”王立民指指男女公厕之间的那个位置说：“我妈就在那儿。”

这时候鞠老师恍然大悟。如今北京建造了不少这样的新式公共厕所。外观很不错，里面很干净，当中是个宽敞的大门，大门里面有个分流的空间，一边可进入男厕，一边可进入女厕，当中呢，其实还有窗有门，不过以往鞠老师从未特别注意过那门里窗里是个什么空间……她被王立民引进了那个空间，白布帘子里，居然是个麻雀虽小，却五脏俱全的人家！“妈，这是鞠老师！”王立民的母亲从双人床上坐起来，笑着说：“没啥事，就有点发热，身子软……”在那间屋子里，又另有布帘子竖着隔出一个空间，里面是王立民的单人床和小书桌。想起自己在课堂上说过“厕所里不能住人”的“逻辑”，鞠老师有些难为情。

一声“王子”，一位班上的女同学进了屋，原来她是送药来了。那活泼的女孩见到鞠老师一点也没觉得惊诧，只是说：“您带来的是什么药？别重复了才好！”王立民的母亲说：“原来有病，就硬扛。现在关心的人真多。还有好消息，说是俺们这样的，也要纳入医保哩。”鞠老师坐在床边跟王立民的母亲聊了起来。原来王立民的父亲在绿化队干活儿，回家吃饭、睡觉，有时候全家一起看看电视。电视机挤放在